

揭發坦白與控訴

東 北 大 學

圖 書 資 料 室 編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目 錄

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罪行一斑

誰是「武裝間諜團」？

(金肇野)

中國法西斯勾結敵僞製造通化事件

一個失足的青年自白

(賀三麟)

解放區日俘的坦白與改造

(富爾曼)

國民黨特務怎樣陷害青年

(陳世民)

蔣特罪惡的一鱗半爪

(齊開章)

國民黨反動派

破壞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罪行一斑

這裏我們發表兩個文件，一個是『山東國民黨省黨部反共計劃書』，一個是山西『太岳區三青團修正反共工作手冊』。從這兩個文件裏，可以看見，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吃了中國老百姓的飯，究竟在做些怎樣傷天害理的事！

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堅持抗戰，把某些人望風而逃棄如敝屣的大好河山和萬萬生靈，從日寇的鐵蹄下救出來，並憑藉人民的力量，牽制日寇一半以上，對於國家民族來說，應當說是最可欣喜的事。國民黨人口口聲聲喊『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但對於這件最可欣喜的事，對於做這件大功勞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採取什麼態度呢？數年以來，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從未向全國報導過，並且禁止任何報導；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的功績從來沒有獎賞過，並且連八路軍新四軍也禁止談起；對於八路軍新四軍不發一文餉，不給一粒彈，不給一尺布……凡此種種，幾年以來，似乎已經習以為常，毫不足怪了！這樣不幫助還不算，還要磨擦，還要令抗日之師不抗日寇而打八路軍新四軍，還要宣佈新四軍為『叛變』，八路軍為『奸軍』，共產黨為『奸黨』，天天叫持槍罵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這樣打罵還不算，還派許多奸細，鑽進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中來，天天進行破壞工作！這樣派奸細還不算，還動員國民黨全體黨員，三青團全體團員，從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軍事上、宣傳上，無微不至，一刻不停的來破壞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一切工作！這就是國民黨內的反動派之所謂『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1)

(2) 請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讀讀下面兩個文件！請大家看一看，這是堂堂國民黨與三青團的文件！請大家看了之後想一想，這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亂，唯恐抗戰勝利，這算不算陰險毒辣，這算不算叛賣國家民族的滔天罪行，這與目前所好的分別究竟有多少？

山東國民黨省黨部反共計劃書

編者按：本計劃書共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實施辦法，第三章組織，第四章經濟（附工作組織縱橫系統圖），第五章附則。爲節省篇幅起見，其第一、第四、第五章從略，只將其第二、三兩章發表於後。

第二章 實施辦法

茲，採擬運用各項技術團體實施辦法：

一、利用其黨外信心，拉攏其黨外之進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份子，假借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人影，使黨不知黨中實事爲黨人所知。

一、收買全省各地進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黨熱份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覺中服從本黨指示，爲吾人賣死。

一、分別各項民衆團體之性質，選派黨中熟悉該團體內幕之幹練同志，假藉該團體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門中之師傅，宮長，壇長，法師，道長，幫會中之前人，老頭，老人，教民中之司鐸，牧師，長老等，在表面要完全適合身份，不帶半點色彩，詭稱爲該團體所認爲之聖地到來渡世救人。如對道門則稱由崑崙、峨嵋、瑤珈、靈鷲等地；對幫會則稱由杭州、五台、印度等地；對基督

教民則稱由羅馬、耶路撒冷、上海、天津等地，以堅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在物質方面必須予以相當之利益，而秘密以暗合法制之方法，佈署勸教，以迷信方法，發給型樣新奇，如假號靈丹，佛果、聖藥之物品。按初一十五禮拜等日，施放銀錢米糧及棺木藥材寒衣小本貸款等。並經常津貼各該團體經費，變鬼之香火費用，以便其放手活動。民衆頭腦簡單，最易感化，如此一行，則莫不爲其信仰之團體效命致死，而實際則係爲本黨效命致死，此係開始之初步工作。

一、假藉迷信方式，對道門則詭稱奉無生老母，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法語，一訓。對幫會則詭稱臨濟法師，羅祖，翁祖，少爺鑿訓，靈啓。對基督教民則詭稱天父耶穌聖保羅及十二門徒聖靈啓示等方法。復將本黨組訓民衆辦法，秘密融化運用，雖使入鈎而不自知，此爲進一步之作用。

一、利用以上方式，假藉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爲號召，發起對中共之大規模暴動屠殺行爲。

一、在進行操縱運用之過程中，應隨時運用其固有組織與反抗心理，使之不斷流血，俾其與中共結成百世不解之仇恨，而必須歸吾人之懷抱掌握。

一、運用基督教民，向在當地之外國教師宣傳中共之一切暴行，取得國際間之明瞭與同情。

一、有時本黨工作人員可藉外國教師爲掩護，即不幸牽累外國教師因被犧牲，亦可激怒國際間對中共之毒恨。

一、以上不倫不類之現象，絕對避免日寇之破壞，致腹背受敵，有時反可以最機智之手段，利用日寇之注意。

一、在中共盤據較久之地，應先在武裝力量所不得到達及容易被日寇攻擊之地帶發展，逐漸向外擴大。

動。

一、利用迷信方法，謊稱祖師或天主命令，以收買殺戮手段，先期肅清所謂流氓無產階級之活

一、利用民衆家長傳統心理，再假藉迷信方法，轉變學識幼稚思想動搖之青年，使走入正規或公開資送至都市教會學校讀書，或秘密送入後方訓練機關受訓，以減少中共之黨羽。

一、由山東省府以宣撫專員名義，選派幹練人員，深入社會裏層，以放糧紓勞爲掩護，主持指導繼續軍事。在未整個成功以前，以絕對機密切實避免顯露與滲入民間負責人員之聯系，俟全省民衆團體完全爲我切實掌握，一朝公開，則青天白日旗幟，將掛遍全省，非惟中共瀕於沒落，即日寇亦必喪膽。(?)

一、過去山東地方團體（當然是反共團體——編者），不能存在原因，完全由於不能與中央直接取得聯系，得不到中央之真正接濟與相當名義，即有很大成績，不能直接報告中央取得嘉勉，是功是過無人負責過問，致形成忽視民衆團體之重大錯誤。今後派選之負責機關，必須有獨立經費及電台爲主要原則。將來每個民衆都感中央之深仁厚澤，每個工作努力份子，均能直接得到中央之恩惠與鼓勵，以增加其事業前途之光明希望與鼓勵。

一、除經濟協助外，在必要及緊要時，必須配備武裝與半武裝之援助，選擇相當地帶造成牽制或抵角及內綫外綫形式。

一、應察奪情形補給以近代武器彈藥等件，以加強其力量。

一、城市及鎮集可盡量運用幫會基督教民，廣大鄉村則須盡量運用道門。

一、全省可資用之道門幫會基督教民，分述如下：（從略）

貳、肅清防止工作實施策略：

一、與省黨部調查統計室，相互配合，建立嚴格檢察網，每一機關均須派有直屬情報員一人至二人，秘密負責，監視偵察工作。

一、以誘騙方法施諸形迹可疑之人，以便進一步取得談話間之認識。

一、以賄賂竊聽方法，注意其往來朋友，窺聽其行動。

一、嚴格檢查郵電，以便從旁面取得切實之證件。

一、以金錢收買拉攏經偵察認為可疑者之廚役、老媽、勤務兵、及其往來之朋友。

一、每五個直屬情報員，得成立一中心檢察網，指派一人為主任情報員，每三日必須擇一不令人注意之地點秘密集合一次，將所得情報討論，交換意見，早報上級核察，其有時間性者應隨時早報。

一、除直屬情報員外，仍以大量金錢運用外圍份子，使之告密，揭發或命令其以各種不同的方法，誹謗、毆辱、傷害已經證實之中共份子。

一、對於大好似忠已經取本機關高級長官十分信賴之中共間諜份子。經偵有實據後，應先設辭佈局，造謠栽贓，中傷陷害，揭穿其奸詐陰謀，破壞其地位與歷史，然後予以斷然處置，以免操切之弊。

一、選擇本黨中之忠勇堅強青年，再加以相當技術訓練，學習，成立挺進除奸特情隊，專門執行肅清工作之滅跡殺害，秘密綁捕，秘密毆辱，誹謗造謠等有效手段，澈底予以消滅或說服。

一、其他如黨部應將所在地忠勇黨員，組成黨員特別服務哨，三民主義青年團，將團內忠勇青年，組成青年挺進軍，使普遍發生肅清防止作用。

一、本黨同志凡參加各機關軍隊工作之人員，應由中央函詳表面上不十分顯露色彩之上級機關，予以介紹或派遣。

本黨上級須絕對負責與保障。

參、滲入中共內部實施間諜工作：

一、選擇本黨內之忠勇幹練黨員，滲入共產黨，打入其內部，用大婢似忠之表情行動，取得該黨之堅決信賴後，再乘機製造分化離間造謠。拉攏之工作，遇必要時，並抱絕大犧牲決心，刺殺其重要領袖，或爆破其機關工廠整個設施。

一、運用全省不參加抗戰，潛伏各地，在中共原則上所認為之頑固份子，予以教導津貼，使參加中共之地方民運團體，破壞基層組織，如有成效，須予以相當之獎勵。

一、以利祿籠絡被中共逼迫參加之動搖份子，武裝與半武裝者施行在中共內部搗亂及暴動。

一、收買、脅迫、拉攏在該黨內被歧視虐待之士著八路軍下級，俾令反抗叛變，本黨應有相當之接濟與援助。

一、成立兵士招待所，製訂公佈共產黨及八路軍人自首，投誠，告密，送訓辦法，及引導路線，規定重金獎賞及優異待遇，以收撫該黨內之大量被迫逃亡份子。

一、以誘騙、造謠、栽贓陷害其內部中精華及老實份子，使之互相疑慮磨擦殘害。

一、收買拉攏該黨盤據區域中之三十五歲以上原來小康現在破產之民衆，利用其因有傳統思想及其切身利益關係，使在不覺中爲吾人執行謠言之散佈，思想行動之反抗工作。

一、收買在該黨盤據之區域內之強盜乞丐，施行各種擾亂秩序工作。

一、收買該黨內部之廚役、勤務、挑夫等，施行各種毒害刺探工作。

一、運用利用該黨盤據區域內之三十歲以上之婦人，施行怠工逃亡等工作。

第三章 組織

一、由中央派遣合格大員爲山東省宣撫使，由省府主席兼任，設立宣撫使公署，經理一切運用指揮事宜。以放賑宣撫名義爲掩護，絲毫不得顯露本身工作之陰影，公署設省府所在地，以便與黨政軍取得密切之聯系與互助。設置超短波電台一架，以便報告工作情形或請示機宜。此爲半公開性之掩護部門，其他附屬運用機關，須絕對秘密，設置於相當地帶，並不得顯露與總機關聯系之目標。

一、宣撫使以下設幹部委員會，另設他處，該會須絕對秘密，不得顯露目標。

一、幹部委員會之份子，由宣撫使精選本黨黨員中之忠勇幹練者，早請上級委任之，其人數不限，斟酌情形規定。

一、宣撫使公署，組織務求簡單，設秘書主任一人，秘書若干人，因其事務繁簡，設若干組及事務員若干人辦理。

一、幹部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宣撫使化名某某秘密兼任。

一、幹部委員會之組織，主任委員以下應設書記處，設書記長一人，稟承主任委員辦理一切事宜，以下設指揮組，組訓組，偵察組，經理組，挺進鋤奸特情隊，特種講習班，並應運用黨團關係，成立特別負責服務哨，及青年挺進軍。

(7)
一、運用各項民衆團體成立農民保家自衛軍司令部，嘉禮教聯合協進會，儒釋道三教聯合協進會，天主耶穌教民聯合救世軍，及主婦救國聯合社等。

一、全體黨團中堅份子，如需要該等時，均有被徵參加幹部委員會工作之義務。

一、不直接隸屬山東省政府之機關部隊內工作人員之派遣，由宣撫使遴選相當幹部，呈報上級加以特別方式之介紹或秘密指派之。

附：山東區宣撫使公署工作組織縱橫系統圖（從略）

太岳區三青團修正反共工作手冊

前面的幾句閑話：

當我國在整理之時，不幸時局逆轉，工作不能按步的往下作，隨時有個別同志，也就消聲匿跡了，看不到有半點奮鬥的精神，這實在是我黨的大污點。我們不記得蔣總裁的昭示嗎？吾人爲萬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辭，亦無可避。如是我們沒有赴湯蹈火的精神，欲消滅赤禍是根本不可能的，祖宗萬世之創業亦斷難守成，中國歷史固有道德，亦必然要淪亡。同志们，赤魔爲我國之仇敵，與日寇之仇恨亦無重大的分別。同志们，努力吧，與共產黨之表示合作，也不過是策略吧。

工作佈置

在未談工作前首先聲明一點，按本期工作，本來是準備一切力量迎接黨軍，積極消滅共黨，但因國際形勢的轉變，日軍在華南的拚死進攻，共軍對我監視，再加上我團同志的不努力，不得不把硬的辦法，變爲軟的方式，我團的工作除了整理以外，也僅有這樣的幾項工作。（一）建立本團幹部威信，（二）破壞共產黨的建設工作，（三）宣傳工作。分說如下：

一、建立本團幹部在共產黨領導的各種組織內的威信，我們在前次不是這樣的說過嗎，誰有威信，誰有羣衆。如果我團職員的威信建立不起來，那麼一切工作等於零。不過我們建立這個工作，是

非常困難的，必須要把我們領導工作的人抬高起來，不要貪多吃不孺。

甲、需要建立威信的人數的確定：（某村誰，某村誰，村人名從略）

乙、方式方法：（一）利用舊有社會關係，過去舊有勢力者。（二）用經濟優勢在各方面使老百姓讚揚。（三）打入共產黨村支部去掌握村中共產黨員（詳情口傳）。（四）近幾年在村中有威風者，利用抗戰後建立起的威風。（五）利用家族朋友，再令親友拉攏親友。

丙、完成期限：（一）在陰曆十月底要使羣衆對這些人把平淡的面孔變爲和愛的面孔。（二）年終要絕對的變爲一呼百諾。

二、對共產黨的破壞工作：

在共產黨的財政上

甲、合理負擔：

（一）在今年合理負擔，一定要了解老百姓。不管何人出錢，是根本不願意的。一定要使老百姓認爲是共產黨敲詐老百姓的變名詞。

（二）利用他們的發動鬪爭，把抗戰前有錢人的現錢，轉移在抗戰後使。

（三）把鬪爭的目標轉移在外姓較好的戶身上，造成多姓欺負少姓，使異姓小戶怕負擔離開當地。

（四）（略去）

（五）保留戰前的富戶，消滅打擊戰爭時期稍能掙錢的戶，如戰前的富戶，在近幾年來，由於共產黨的仇視，皆採取守勢不再發展。他們的合理負擔，只能看見眼下掙下的，多年積蓄是看不見的。如那些在戰爭開始後，稍能掙錢的人（多是貧農中農），掙一元人家也能看見了，老百姓的眼皮薄，

看見這些人稍活動些就眼紅，凡我打入共產黨農村支部的同志，一定要把這些戶，以一說十，以十說百，這樣一定能把這些戶限止住發展，共產區的老百姓就要更窮，老百姓對共匪的輸送物品就更少，靠他們自己的力量那就更少了，何能安心下去呢。

(六) 在辦合理負擔時，要弄成秘密性的辦，使老百姓懷疑，並用強迫的辦法。

(七) 在辦理期間使羣衆亂鬥。

合理負擔工作正在開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誰要這一時努力工作。就等於作一年工作，放過這個機會，就放過機會了。

乙，對稅務工作破壞。

(一) 活動忽然發財的人晚上外出，隨行沒收，造成恐怖現狀。

(二) 徵糧，要大斗量，交上用小斗，物品要大秤收小秤交，就能得到些利潤，老百姓還恨上

級抽稅。

(三) 對公營事業破壞要特別嚴密，否則恐暴露。

(四) 稅卡內的人多用地痞流氓，這些人是善能走私的，可以減少稅收。

(五) 稅卡建立私人的關係，有機會對某些人是絕對要寬容的，不要死作，

丙，破壞民主工作。

(一) 利用現在抓捕道門時期，加緊宣傳，說共產黨就不能讓羣衆講道德說仁義，共產黨的信仰

自由根本是狗皮膏藥。

(二) 造成恐怖狀態，使羣衆不發言。

(三) 對村中稍有威望的，共產黨稱進步者的那些傢伙們，故意找事攻擊，發動羣衆亂搞，使

之不敢輕易發言。

(四) 給羣衆亂戴帽子，說他有政治問題，使羣衆恐怖不說。

(五) 凡屬我國同志都要維護共產黨獨裁者幹部。

(六) 使各教會成爲共產黨的御用機關。

總之，各種工作凡屬共產黨搞者皆在破壞之列，上面提明的，不過是僅僅擇其要者。其他照豆壁會議傳達者作。要知破壞工作宗旨，是使羣衆對共黨不信任，要破壞共產黨的一件工作，即是爲我黨作一件工作，說到我國之正確主張，在共區是根本難實行的，無論如何不要弄巧反成拙了。

三、宣傳工作

(依照一月二十四日所發之宣傳大綱不再另談)

四、連絡地點(從略)

五、在組織建設上不論何人，不得再行吸收，停止發展，否則恐暴露。至清理後每村最多團員不得過六人，多亦無益。其次，任家莊不設小組，因爲任家莊三人皆職員，村中環境也不好，故不設。

(下面是附在手冊之後的一個通知：)

本團本區的秘書，由吳光華同志負總責，因爲各方面條件具備，共產黨內也沒有發覺，尤其是在羣衆前的威信，也如過去吳殿功同志，共產黨政權上都都信仰，特務股長由張自新同志擔任，不再通知，待後有問題，可到豆白談。

(11)

誰是「武裝間諜團」？

金華野

最近從友人處看到國民黨宣傳機關特務機關印發出來的一本所謂『中共論綱』的小冊子，未署名者姓氏，但由其同夥（又是國民黨參政會之參政員）錢公來的跋文中得知爲一「特字一九二七四號」所寫。這位特字一九二七四號乃爲久已投敵的汪派又是CC份子趙逆尺子。

這本小冊子是公開造謠毀謗世界革命史，誣毀中國共產黨和盟邦蘇聯的。從其封皮上的兩行字中，便可知其內容荒謬到什麼程度，茲將這兩行妙文抄錄給讀者賞識：『一部世界政治外交內幕史，便是一部間諜活動史，中國共產黨是蘇聯派駐我國的武裝間諜團。』這本小冊子出於日本特務之手所寫當不足怪，而出於堂堂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所印發，且經國民黨中宣部評爲『最新穎精彩正確』，豈非奇歎！怪哉！

在這本小冊子中的主要論點，爲世界上一切革命政黨都是外國的『武裝間諜團』。這個論點，對於國民黨某些領袖要人確可以這樣說，因爲他們除了大革命時期沒有依靠於帝國主義者外，在任任何一個時期裏都是抱着由『次殖民地』升到『殖民地』的買辦思想，而投身於帝國主義者的懷抱裏，因此，他們就沒有時一刻間斷過替帝國主義者壓迫榨取屠殺中國人民大眾。奴才們從自己的奴才眼光出發，以爲一切都是奴才，甚至狂妄到把歷史上一切革命運動，都看成和他們一樣的是給帝國主義者服務、做間諜工作！請看趙尺子在本書中所舉的例子：『第一個是華盛頓的獨立運動』，美國進行八年的獨立戰爭，是由華盛頓之領導而獲得勝利，脫離英國，創建北美合衆國，這是誰都知道的革命史實。可是本書却誣華盛頓爲法國的間諜首領。『假使法國不把華盛頓當作自己的間諜首領，而感到有利用之必要，她又何必援美，美國的獨立運動也許不會在那個時候以那樣方式出現。』接着他還說

列寧、凱末爾也都是外國的間諜首領。這是國民黨法西斯對友邦的一種何等混蛋的污辱！我請問你們出自何經？據於何典？究竟是何居心？嗚呼，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機關，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

而國民黨的日本第五縱隊自己怎樣實實在在做了外國的間諜首領，他却一點也沒有提到。讓我在這一方面補充一些材料吧！不過我所知道的有限，僅僅是國民黨史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份，也正如趙尺子是國民黨中成百成千個日本間諜中的一個一樣。

我是個東北人，趙尺子、錢公來也都是東北人，我們先來談談東北是怎樣淪亡的吧。在一九二九年，國民黨不是曾派大員吳鐵城到瀋陽，誘脅張學良進行反動的侵蘇戰爭嗎？在滿洲里梁忠甲韓光第戰死，東北軍大量的傷亡，結果當然慘敗，蔣介石便歡喜的看著東北軍削弱下去，然後又挑動張學良參加內戰，助蔣攻擊閻馮，在一九三〇年秋，把東北大軍開到關裏來，使日寇有機可以進攻東北，這樣於翌年「九一八」便將大幅的肥沃的關東草原讓給了日本。國民黨蔣介石不是下了『手諭』不准張學良抵抗嗎？蔣介石不是調了東北軍入內地進行帝國主義者所指示的剿共戰爭嗎？不是還訓令出席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嗎？但是蔣介石後來却把這個責任都推到張學良的身上，在二十二年四月『最近剿匪戰術之研究』的講演中公然說：『須知道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却沒有多大關係。無論是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在東三省與熱河過去都沒有在革命勢力之下統治着，革命的主義且不能在東北宣傳。照這樣說，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任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試問這一段話還像中國人嘴裏說的話嗎？這不是完完全全日本武裝間諜團首領的口吻嗎？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主張却是『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再三提出願在停止內戰、開放民主、武裝民衆的三條件下與國民黨聯合抗日。我請問趙尺子

錢公來，國民黨的中宣部：究竟是誰做了出賣民族的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團』？共產黨欺？國民黨欺？

再看『九一八』以後，由於東北人民自動起來抵抗，組織了許多人民武裝（即在長白山一帶與敵堅持鬪爭的東北抗日聯軍）。國民黨在這時候不是看着眼紅了嗎？怕這一個強大的人民武裝落在真正抗日的黨派手裏，王化一、盧乃賡、彭振國等人便急急忙忙在北平奉天會館組織一個所謂『東北人民抗日救國會』，派欒法章、趙侗、李向之等藍衣社份子，還有一些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的學生，以及一些與東北敵偽組織有關係的人，回到東北去，拿着偽滿政府的執照，坐着日本車，一趟趟裏一關外的奔馳，出關住在偽組織漢奸的家裏，進關便住在國民黨部，你們不是就這樣搞『抗日救國軍』的嗎？你們當時爲什麼不怕給日本人抓起來呢？原來你們是勾通敵偽欺騙了成千成萬的東北愛國青年，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磨擦，幫助敵寇削弱人民的抗日力量，然後這些『救國軍』就漸漸的給敵偽收買和收買了，趙侗等人回到你們後方去，有些頭目如欒法章之流，索性直接參加了漢奸組織。在『七七』抗戰後，趙侗又奉命到敵後與抗戰的八路军磨擦，漢奸欒法章是偽警防隊的一個頭目，也在冀東打入路軍。這些不都是鐵的事實嗎？我請問究竟誰是『搗亂』？誰是『土匪』，『變質成爲日寇的武裝間諜團』？誰是『妥協敵偽』？誰是『稱兵叛變』？天下人有眼共見！

再看『九一八』以後，你們這些『東北黨務工作者』的活動。趙尺子本身是個法派，又披上一件CC的外衣，與曹重三、于曉天等人在北平給CC特務頭子×××辦『東北青年學社』，石子壽辦『復社』，出版『東北青年』你們到處探聽東北青年的姓名，給他們寄刊物，寫信，要他們寫稿子，和參加你們的組織。你們不就是這樣進行威脅、利誘、欺騙、陷害東北流亡青年嗎？在東北青年學社裏，用演電影、報告等方式來麻痺東北青年的民族意識。當他們參加你們的組織以後，便派駐各個

學校裏面去做特務活動，專門偵查進步青年，當時有多少救亡團體被破壞了，多少青年被屠殺了！而你們組織的內部，在『復社』住着的幾個人，如林、鞠、胡、鄭等雖然是大學生，都頂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和你趙尺子一樣不也都是日本特務嗎？鄭鐵生就曾在九三四年去過大連，找他的日本關係，拿到指示和經費去青島辦報紙，『復社』不是也會派他們的社員拿偽『滿』官費到日本去留學嗎？所謂當時C C組織的一些機關團體，實際上不都是日本的特務機關嗎？C C在北平還辦了幾個學校，如『知行中學』，『中田中學』等，以加入國民黨可得免責來誘惑無家可歸的青年學生。學校教育是完全法西斯化的，所謂『信仰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信仰到盲目的程度。』你們是叫青年學生陷到完全無知的境地裏，還要你們參加『東北青年學社』或『復社』等組織，進一步便做日本特務。這不就是『九一八』以後你們國民黨C C份子的真面目嗎？趙尺子在『中共論調』中譏諷世界上一切革命黨都是『間諜團』我們看到國民黨的行爲却是這樣可恥，真正的『間諜團』的化身。再看趙尺子自己吧，在『何梅協定』前後，你跑到綏遠德王那裏，由C C拿錢給漢奸德王辦了一個『邊疆通信社』，人人皆知德王通敵叛國，可是趙尺子却替德王大事鼓吹，並曾組織張佐華一羣二十幾人到綏遠去考察，所謂『考察』回來就是宣傳漢奸德王的『德政』，說德王有『天才』，『德王跟日本去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國民政府不能幫助他』，原來當漢奸也有『天才』呀，C C份子之無恥極矣！趙尺子不是還寫過一本專捧德王的小冊子嗎？因此，便成了漢奸德王的親信，日寇的忠實的宣傳員。我請問趙尺子，你這種行爲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呢？你這種行爲是不是丟盡一切東北人的臉！喪盡一切中國人爲人的良心呢？

再看看『何梅協定』之前的北平情形，多少青年由於有愛國的思想 and 行動，被省黨部和中央憲兵第三團所逮捕，華北日報常常有捕人和一批批解送政治犯去南京的新聞，但很少看到釋放和南京收押

北平政治犯的消息，請問這些人都到那裏去了？我們不能不懷疑，因為在北平糧食胡憲兵第三團團部附近的老百姓，每天夜裏都聽到鞭打聲，叫罵聲，極痛苦的慘叫和槍的悲鳴！這種聲音使人聽到顫慄而無法生活下去！『何梅協定』以後，憲兵團撤退，把未殺完的政治犯嫌疑犯，不是一個不留的統統屠殺盡了嗎？當時天氣炎熱，屍體腐爛了，臭氣四溢，這條街巷的行人都掩鼻而過。請問國民黨當局：青年愛國究竟有何罪呢？可是中國偉大的殺人魔王蔣介石却天天給他部下發出這樣殘忍的指令：『愛國者，殺！殺！！殺!!!』成千成萬的無辜青年，民族的精華，就這樣葬送在你們的屠刀下了！在這個賣國協定訂立之後，北平社會更形紊亂，國民黨的威信越發垮台，CC的特務頭子××從南京秘密跑回來。召集他的部下開一個緊急會議，叫大家鎮靜，莫談國事，一切服從『領袖』。我請問這是不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做『間諜』的行爲呢？你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叫做這個『間諜團』的班頭呢？

九一八以來，我們東北同胞失去了家鄉，流亡關內，却不許談一句抗日愛國的話，東北志士杜重遠因爲辦的『新生』上閒話了一下天皇就要被捕坐牢，直到抗戰後還加上一條莫須有的罪名，至今身陷囹圄。抗戰以前，可憐我們這羣思念祖國的孤兒，只有把眼淚吞到肚子裏，眼巴巴的看着你們這些黨官黨棍們，三令五申地敦睦邦交，與敵酒杯酒聯歡，那東三省三萬同胞而不顧，好像你們不是父母所生，爹娘所養出來的冷血怪物。你們與敵通郵通車，默認了偽『滿』傀儡組織，使東北父老遙望政府出兵拯救他們的心一天天涼了下去！西安事變的時候，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而且自動陪他到了南京，可是從此以後，蔣介石却再沒有釋放張學良！從此以後，蔣介石就在你們的幫助之下瓦解了整個東北軍，不給東北軍以平等的補給，使他們在抗戰中逐步消滅，甚至連東北軍一點殘餘還要強迫他們繼續抗戰以前的罪惡的反共戰爭，讓蔣介石坐山觀虎鬥！東北大學被你們破壞了，東北的救亡團體

被你們打進了一羣特務，你們東北人在國民黨當局不抵抗主義下鬧得國破家亡，還要受種種壓迫摧殘，必欲消滅盡淨而後快。我問你們，我們究竟是犯了什麼罪？現在又到了「九一八」十二週年了，你們的小朝廷依然和當年一樣醉心於反共，你們的反攻從武漢失守說起整整說了五年，至今却還是遙遙無期，渺無蹤影，相反的却與敵人勾勾搭搭，互相唱和。老實說吧，中國若不是有共產黨，那末不但東北沒有收復的希望，而且全中國都要在你們的手裏變爲東北之續！

我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幾年了，從沒有看到他們限制青年的愛國自由，以及屠殺青年的事情，相反的他們是愛護青年，鼓舞青年的愛國熱忱，發揚青年的愛國思想，加強青年的民族教育，給青年愛國的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他們並解放了一部敵佔區的青年，扶助他們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同時我也沒有看到共產黨作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像國民黨那樣的出賣國家民族，完全聽帝國主義者的支配。共產黨之在中國產生，乃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他不但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中國廣大人民與整個民族的利益，他今天已成爲抗戰的唯一中堅，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他是中國的救星！

(17)

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反動派從來沒有放棄和忘記過反共，反人民，對敵妥協，陰謀詭計。一九三七年底，隨海沿綫便都已佈滿了CC組織的所謂「戰地服務團」各特務大隊，和復興社的「別動隊」。他們在戰地給什麼人服務呢？拿着手槍屠殺參加前綫抗戰工作的青年，或威逼他們離開前綫回到後方去充當特務。你們的大軍也便由抗戰變到「看戰」了，你們的「偉大」的特務工作還作了些什麼呢？「中共論綱」中公開的寫道：中共在抗日戰爭中「鼓吹」「對日宣戰」是「破壞外交」。並且還強調的說：「今天我們可以公開的用文字來說：九一八後，中國必定抗日，但必定在準備相當完成之後始行抗日。乾脆說，在民國二十九年，或三十年上半年才算準備完成。可是爲什麼在七七以來

便開始提前抗日？這是蘇聯利用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搗亂（尤其是西安事變）因而促成。」你們的態度不是表現的很明白嗎？既抗戰爲什麼又不「宣」呢？是不是說「宣戰」對妥協有些妨礙，就不好進行『東方慕尼黑』的『外交』了？而在抗戰後你們駐天津的代表王若黨，不是經常與漢奸王克敏會面接頭嗎？且把所有國民黨員的名單都交到敵人那裏，汪精衛到南京以後，平津的國民黨部也都公開的掛起牌子，王逆若黨又回到重慶去了。原來這都是你們所進行的『外交關係』嗎？這和現在歡迎吳逆開先與重用間諜陶希聖是沒有絲毫區別的。老實告訴你們：這種『外交』如再繼續下去，西安重慶和全國土地都要『交外』去了！關於『準備抗戰』的謬論，和抗戰以前是絲毫沒有二致的。而現在的陰謀，却在對全國人民說：『咱們沒準備好，不能再打了，與日本妥協吧！』在於對日寇表示求和投降：『我主天皇！中國抗戰不是國民黨願意打，那是蘇聯搞的，我們講和吧！你去打蘇聯，我來打中國共產黨！』好不知廉恥的傢伙！你們抗戰動機與進程的實質就是這樣反動啊！是完全背叛中華民族利益的。這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間諜團』，又是什麼呢？七七抗戰是人民逼出來的，這是對的，你們本來想在七七事變中當做地方事件解決，再給敵人割割一地國土，而全國人民不允許，便怨天尤地，罵三罵四。可是西安事變的起因，怎麼又拉蘇聯和中共的身上來了？假若不是中共顧全大局，勸張揚釋蔣，恐怕今天『四大領袖』也做不成了。至於在其中搗亂的究竟是誰？那正是你趙尺子的老祖宗汪精衛，他不是急忙從德國跑回來，與何應欽密謀企圖用飛機炸平西安，把蔣介石炸死在裏面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戴笠特務機關不是還用陰謀手段暗殺了東北軍名將王以哲，希圖造成混亂的內戰嗎？當蔣被釋放之時，陶希聖在北平幾夜未眠，愁眉不展的念道：『壞了！壞了！共產黨這一手真厲害！』陶希聖對蔣介石的心該是多麼的黑呀！可是今天蔣介石對恩人則背信棄義，對仇人却信爲心。就拿你趙尺子在綏遠的行爲，不是也促成漢奸德王發過一個電報到南京、要求打到西安去嗎？自

然站在日本的立場上來講，中共促成釋蔣的義舉是一種『搗亂』，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你們這些烏龜忘八的行爲則又何嘗不是大大的搗亂，十足的『間諜』呢？

抗戰了，八路军新四軍得不到一槍一彈的接濟，在敵後堅持抗戰，抗擊三十五萬敵軍，和全部的偽軍，而在這本小冊子中却說：『中國共產黨及八路军新四軍，牽住國軍，讓國軍不能早日打敗日寇。』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在前方幾年，只看到你們『國軍』在敵人『掃蕩』八路軍時配合敵人打八路軍的後方。而你趙尺子現在榆林和一些反動的軍隊包圍邊區，破壞邊區，進攻邊區，不也就是牽制八路軍，使八路軍不能開赴前綫，抗擊更多的敵人，收復更多的國民黨丟失的土地嗎？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罵道：『中共游而不擊，擴大實力，襲擊國軍，妥協敵偽，稱兵叛變，公開武裝走私……』請看看事實吧，幹這些勾當的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我會參加八路軍許多次的戰鬥，打過平郊門頭溝，平漢路長辛店，平綏路南口，下花園，開闢平北抗日根據地，把淪陷七八年的熱河西部灤平豐寧等縣收復回來，解放了長城內外、黑白潮等河流域、察南、察東以及察北的難胞，他們流着辛酸的歡喜的眼淚歡迎我們，成千成萬的人民慶祝重見天日。可是在這些戰鬥裏，我却從來沒有看見一名是你們偉大的『國軍』。說八路軍『游而不擊』嗎，你們『偉大』的『國軍』怎麼不去游游呢？你們的『熱河省政府』怎麼設在重慶呢？他管的是那一塊天下呀？你們那些欽差大臣，如鹿鍾麟，沒有八路軍保護敢去敵後嗎？可是鹿鍾麟還要搞磨擦，這些行爲又都是什麼呢？在督察翼的國民黨部又是誰幫助恢復的呢？而在那裏你們又搞『三青團』等特務組織，進行對敵勾結，對我根據地實行破壞陰謀。你們又利用軍郵工具，從晉西北發展到晉察冀、平西，到處建立點綫工作，組織情報網，竊閱公私函件。這些把持國家戰時交通工具的復興份子，在八路軍保護下深入敵後，美其名曰：『建設交通』、『溝通文化』，因之我們自己的郵政局便停止了，而他們實際是來進行偵察和破壞。如：一個同志會

寫信給他們的朋友，說日內啓程赴晉西北，來信請寄興縣。但這人因事並沒有走，不久到郵局去看看，有封信件，郵政局長却說這人已經去晉西北了，這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他們這些暗藏在郵工人員內部的特務分子剛到一個新地區以後，爲了接近各個機關的工作同志，便寄給許多後方的進步書報，而把同一天的新華日報社論中的重要句子都用紅藍鉛筆劃上，分借給各個機關裏，以表示他們也『進步』，並僞裝謾罵後方的黑暗。但是我們經他們訂閱的後方書報却很少收到（延安也一樣），即在本根據地內寄遞報章雜誌也經常被他們扣留、焚燒！請問這是『溝通文化』？還是『摧毀文化』？是『建設交通』，還是『破壞交通』？這種行爲是我抗戰人民做的，還是敵探奸細做的？八路軍把你們丟失的地方從敵人手裏奪回來，重新揮上國旗，你們不獨不受感動，却來破壞，這究竟誰是『奸軍』？誰是『奸黨』？誰是『武裝間諜團』？共產黨呢？還是國民黨呢？

你們又說所謂『擴大實力』。八路軍新四軍打了華北華中敵軍三十五萬和幾乎全部的僞軍，却只有區區五十萬的武裝，而你們却是在不游不擊中擴大成三四百萬，並從蘇英美借得十六萬萬美元，却没有給八路軍新四軍發一彈一餉。究竟是什麼人利用抗戰擴大實力，豈不是十分明白嗎？而今天你們這些軍隊，除了『看戰』又幹些什麼呢？所謂『襲擊國軍』也，『妥協敵僞』也，『稱兵叛變』也，『公開武裝走私』也，不也就是這些『看戰』的人嗎？請看看龐炳勳、孫殿英、李長江等五十八個將領，六十餘萬大軍便清楚了。我是沒有看見過八路軍先打你們一槍。在這五十八個降將中，也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六十多萬僞軍中也沒有一個班是八路軍，我在前方幾年更沒有看到共產黨八路軍與敵僞訂過什麼條約，也沒有對敵人實行『看戰』，敵人對他們也不像對你們那樣『客氣』，『五不侵犯』，以及派遣像你趙尺子這樣的人進行『外交關係』；而敵人對八路軍共產黨却是殘酷的『掃蕩』、『治安強化』、『經濟封鎖』、『三光政策』、『蠶食政策』等，他們又得不到後方的接濟，只有自己動手，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與敵肉搏！而「公開武裝走私」的人，却正是那些「看戰」的人，從司令都指揮部到長官公署，都有無數輛的軍用卡車奔馳在前綫上，搬運仇貨、化妝品、消耗品，即排長連長也都多數在前方成家立業，開起商店來。所謂「國軍」之「開志」，都花費在這些生意經上了！而在運購敵貨中，誰能說他們與敵偽沒有勾結呢？嗚呼！國軍！抗戰耶？投敵耶？一言以蔽之，日本帝國主義之「武裝間諜團」也。

現在，如日本間諜趙尺子者，已充滿了國民黨軍政機關。趙尺子曾經五原、寧夏、蘭州、西安、成都、到重慶，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六百個聽眾」面前報告他這本『中共論綱』。蔣介石居然給他的黨校請日本特務講授反共反人民投敵的特務課程，蔣介石究竟奉什麼人的命令這樣做呢？他究竟是何居心？這個『中央訓練團』是『蔣記』還是『汪記』？還是日蔣汪合辦的呢？實在是使國人莫明其糊塗了！西北的國民黨特務機關裏面潛藏着大批日本間諜，但是你們只忙着共同反共，就什麼也顧不着了。爲了執行這種共同反共的方針，你們在蘭州設立龐大的特務機關，甚至化裝土匪暗殺了給你們運軍火的蘇聯汽車夫，這種行爲真是有背爲人的道德！你們公然的講：『爲了奪取統治者的政權，當然可以接收外國的支援，……：明知外援之來是別有用心，也是可以利用的。再明白點說：縱然是主觀上澈悟自己是在作着外國的間諜，也未爲不可。』因此，很多很多的國民黨員自願做敵探間諜。趙尺子便是得到批准邀請來的。他在榆林由國民黨拿錢辦漢奸報紙——邊疆通訊報（蒙漢文板）廣爲漢奸德王宣傳，在社論中會寫道：『這五年來，他（德王）雖是不自覺的執行了（日本）間諜任務——他自覺着給蒙古人求出路。』你們抄了抗日的沙王的家，却替投敵的德王捧場，這就是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嗎？你們叫蒙胞隨德王去走上漢奸的死路嗎？這是我蒙胞和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所堅決反對的！國民黨參加抗戰已經六年多了，竟允許公開的日本特務在我聖潔的抗戰國土上大肆活

動，不加制裁，並予援助和嘉獎。請問堂堂的國民政府之「國法」安在？「軍紀」「法律」究竟是對待什麼人的？專門對待抗戰的軍隊和愛國的青年嗎？你們的宣傳就是反共反人民向敵人投降嗎？你們就死心塌地的一定要做日寇的『武裝間諜團』嗎？

全國青年警惕起來！特務大隊遍佈全國，不要陷入他們的圈套，陷入以後，不是關在集中營裏，就是以手槍威逼你，牽着你的鼻子，叫你越陷越深，儘管你躲到什麼地方去，他都會找到你，叫你做不願做的違背良心的事情。青年朋友們，起來！我們堅決反對頂着抗戰的『三民主義』帽子陷害青年的中國法西斯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新專制主義，反對把中國置於投降分裂倒退的極黑暗的境地！我們不能再任人牽割、出賣！我們要自由，要民主，要飯吃，要呼吸，要光明，要過人的生活！要求肅清日寇第五縱隊，解散日本帝國主義的『駐華武裝間諜團』——CC復興各系的特務組織、宣傳機關，取消法西斯主義！嚴懲吳開先、陶希聖、趙尺子之輩漢奸敵探奸細特務份子，撤退包圍邊區的軍隊，對日積極抗戰！我在敵後幾年，與八路軍生活在一起，親身體驗到共產黨的偉大，使我深信，只有他能解放中國人民大眾，才能驅除日寇，還我河山！

我說說，將來收復東北的，一定不是別人，而是中國共產黨！

全國的熱血青年，東北的熱血青年，我們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前進，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前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法西斯勾結敵僞製造通化事件

(附孫耕曉及田友的口供)

遼寧省國民黨內反動派勾結日本法西斯殘餘勢力及僞滿漢奸，於二月三日（一九四六年）在濟陽東三百四十公里之通化縣城舉行一萬人的大規模武裝暴動，企圖一舉消滅當地所有民主聯軍，推翻民選地方政府，破壞原來和平民主的社會秩序，建立中日聯合的法西斯恐怖統治。但這一反革命暴動於舉事前八小時爲人民武裝所破獲，而使暴動發生後二小時內即將其全部撲滅。

中日法西斯份子這一有計劃的冒險行動，具有普遍性。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份子對於東北所採取的方針，爲一面鼓吹武力解決，繼續進行軍事進攻；一面則派遣大批特務與日本法西斯殘餘勢力及僞滿時代的漢奸勾結一處，進行暗殺，放火，暴動等陰謀。此次通化事件，即其一例。

通化暴動係由中國國民黨遼寧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光忱所主持組織。李於一九四五年×月委派孫耕曉爲通化縣黨部書記長，孫抵通化後，即向當地民主政府要求允許公開活動，通化地方政府即本國內和平團結方針，准其所請。但後來不斷接到人民的控訴書，控訴孫耕曉是僞滿時代濱江中學的教務主任，又曾任王道書院的院長等職，積極奴役東北青年，爲日寇與僞滿的忠實走狗，平素仗敵僞勢力，橫行霸道，作惡多端，因此市民叫他孫猴子，二鬼子，通化地方政府乃接受人民要求，停止其害民活動，以息公憤。不料孫耕曉竟潛伏通化，勾結日本法西斯殘餘原一二九師團參謀長田友（原名藤田），共同組織潛編東邊地區軍政委員會，由孫耕曉任主任委員，日人田友任軍事部長，共同發佈命令十六號，規定於二月三日上午四時舉行大暴動，發動時以熄滅電燈二次爲信號，三日

燈果然熄滅兩次，隨時槍聲四起，通化人民武裝立即出動，經二小時戰鬥，即將全部叛亂份子鎮壓下去，市內秩序立即恢復常態。此次參加暴動者有日人三千人，除當場擊斃外，均已就擒，所有陰謀者的命令、細則、指示、佈告及其全部名單印記、臂章，全部繳獲，證據確鑿，真相大白。

孫耕曉的口供

我名孫耕曉，原名孫際虞，原住安東省寬甸縣，現在通化中昌區善陽街十三所十四班，四十七歲，曾在東北大學理科肄業。偽滿時代充任濱江中學教務主任，代理校長，通化省支會宣傳部長等職。康德七年（按即民國二十九年）任通化省立地方職員訓練所所長，通化省支會宣傳部長，康德十年（按即民國三十二年）任王道書院教務主任及院長等職。自日本投降後，我即被國民黨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委任為國民黨通化縣黨部書記長兼暫編東邊地區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叫我組織暴動，反共反蘇。去年十一月底，李光忱復從瀋陽派遣日本特務近藤，携款十萬元給我作活動費，並允在事成後再給一十萬元作為收買日人的專款，組織國民黨與日本人的中日聯合政府。我在進行策動時，即與以田友軍事部長為首的日本人密切結合，決定在二月三日四時舉行暴動，將通化共產黨、民主政府，自衛軍全部消滅，成功後即成立中日聯合政府。此次計劃裏應外合，城內有暗藏之李營長以下數十人，縣大隊林隊長以下二十人，市政府李洪漢以下十五人，專署李志義以下十餘人，公安局董志祥以下十餘人，而以通化三千餘日本人作為主力，外部有溫德海之數百人，三區小南盈部隊一部份，林子頭武裝三千餘人及三原浩一千五百人作為外合。以上這些配備，皆由我和田友在事前共同決定（記者按：田友即日寇一二九師團參謀長藤田之化名），已頒發數十道命令和指示，決定在今夜四點鐘以電燒閉滅兩次為信號，開始暴動，口令巴河川，命令中山隊警衛連等以主力佔領師道學校北側

高地，命日人主力襲擊安局後佔領電報局，命令日人豐同縣長率領隊伍佔領玉皇山陣地，日人佐藤隊長率領隊伍襲擊專員公署，命令日人小杜隊長襲擊市政府，法院及工兵科，並與內應份子取得聯系，令日人荔田隊長襲擊通北支隊司令部的無線電台，並佔領北側高地，令日人柴田隊長率領隊伍消滅所在地區的駐軍，同時佔領陣地時，以懸掛國民黨旗為標誌，我隨隊一致行動。當審訊人員問其指揮所及主要首領為誰，孫耕曉答以：王際隆，劉隋宇，田友（即藤田），三人的家為三個指揮部，主要領導人有我，王際隆，劉隋宇及日人田友，鑿部，洛川，三好，佐藤等數十人。所有經費均由李光忱供給，我們完全按照他的計劃和指示行動。過去曾兩次準備暴動，第一次是在一月十七日，第二次是在一月二十七日，都因為事先被你們發覺，未能動作，這一次因為省黨部李光忱嚴令必須堅決行動，同時計劃周密，佈置妥當，想不到又被你們發覺了。

田友的口供

(一) 十一月中田友（日人）少尉由奉天帶來國民黨東北先遣軍的命令，委令我負責組織東邊地區（過去張作霖時代設有東邊鎮守使，包括通化、臨江、撫松、長白、奉天、輯安等縣）部隊及收集通化地區潰散的日軍。

(二) 十二月十四日接見通化國民黨黨部書記長孫耕曉組織日本義勇軍，我接受以後加入國民黨的東邊地區軍事部隊。

(三) 十二月十三日在龍泉旅館和阿部元（偽滿時代在奉天警察所任職，並曾在通化做過特務工作，是遼寧國民黨派來的）會見，按照那天的命令，計劃在通化地區舉行暴動。

(四)（此處漏抄卅字）說芝蘭屯有一千六百餘名由山田少校指揮的部隊連絡，中老嶺也有若干部

隊，這些部隊要和我們配合一起能有很大力量，我告訴他趕緊把他們掌握起來。

(五) 此後有伊藤中尉和佐藤軍曹（是我以前的部下）來訪問我現在和阿部元連絡的情形，我要求他們向前努力，進行一切工作。

(六) 十二月八日我被押於龍泉旅館（因戰犯罪被捕）與他們連絡，連絡一時停頓。一月九日柴田設法通知我一月十二日阿部元計劃襲擊族館，把我救出，準備襲擊通化共產黨（按即楊靖宇支隊），一月十三日我把被蓋扯破裹身，乘隙從窗口跳出，脫逃隱避栗林住宅。一月十四日由阿部元得到暴動的計劃，督勸他們要達必勝的目的。同時有近藤晴雄，赫川仙一郎，梅山，青木等在座，確定由阿部元和中山部隊取得確實連絡，一切經費由阿部元籌劃之。

(七) 我會命令近藤晴雄調查通化共產軍的力量和佈置，以及與各方面連絡狀況，特令他掌握通化共產軍裏面的內應份子（註：所謂內應份子，即係國民黨內法西斯特務打入我軍的暗殺份子），但要保守秘密。

(八) 一月十六日近藤晴雄報告，計劃於一月二十七日接收共產軍的內應份子，實行內外呼應，我急忙與中山日軍部隊連絡，因困難令其延期，準備於舊曆正月年節開始暴動。

(九) 暴動時最困難的是武器問題，由近藤、青木、梅山等負責接洽共產軍內應份子的武器，收集通化隱藏的日本刀等。

(十) 我們的方針和目的為連絡市外日本軍及共產軍內應份子互相呼應，急速解決共產軍與奉天取得連絡，改組通化部隊，建設通化地區治安。

(十一) 暴動的兵力：

1 撤往輯安，芝蘭屯，四平街，各地之日本軍四千人；

3 截獲柳河，轉安，臨江，各地區之公安隊五千餘名，

3 通化日系義勇軍及日系退伍軍人；

4 共產軍內部之謀叛部隊聚合一起。

(十二) 武器來源：帶來的武器及市內隱藏的手槍，日本刀等。

(十三) 經費大部爲阿部元帶來的款子。

(十四) 攻擊通化：

1 迅速將通化北方山地佔領控制通化的主要交通，同時遮斷通遼桓仁路線，如該方面共產軍來擾，以一部隊攻擊，佔領二道江地區，同時佔領該地發電所；

2 內部兵力的佈置通化部隊爲基本隊伍，佈置於司令部，專員公署、公安局、飛機場附近，司令部和專員公署戰法進行攻擊，以掃除共產軍，接收通化應各在其地候命。

(十五) 暴動部的記號：(此處漏抄九十字左右)

並向奉天國民黨軍要求供給，暴動成功後即與
(此處漏抄二十餘字) 及反叛共產軍組成新隊伍。在居民地區佈置日本軍，其指揮權表面上利用中國人(指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

(十六) 暴動經過一般情況：命令近藤晴雄擔任調查通化市內共產軍佈置狀況，反叛者全部狀況，(此處漏抄四十字) 進駐小洞方面；再有輯安北方老嶺山中隊伍七百名，正在北進；駐柳河方面五千名公安隊，其一部正在問通化前進，但不知長白方面日軍去向。同時山中隊伍要不整個來，恐會失敗。據近藤晴雄意見，有內應配合一起可能成功。一日命近藤晴雄召集暴動各軍指揮官宣佈各隊攻擊目標指定二日晚八時以前準備完全，其他細節各指揮官擔任計劃進行。暴動時我的位置在阿部元家裡，計劃成功後到戰鬥指揮所龍抗街千葉幸雄家，未料於二月二日午後八時許由

於各方暴露企圖，阿部，近藤等未來作戰指揮所，不知情形如何。各處槍響，晚十時許共產軍搜索屋子，我藏在屋內樓上躲避，終於被捕。

——新華社電訊——

一個失足的青年自白

賀 三 麟

解放日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被國民黨特務陷害而失足的青年，家中有鬚髮斑斑的父母，也有年青的妻子與兒女，但他們都被可惡的特務作爲抵押品，強迫我來破壞民族民主中堅的陝甘寧邊區，要我破壞中國人民的領袖中國共產黨。但我是一個中國人，是一個中國的青年，我不能昧着良心，爲獨裁頭子蔣介石的賣國與其屠殺解放區千萬同胞的內戰作遺臭萬年的勾當。全中國人民都知道，只有中國共產黨與它領導下的解放區才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民主、自由、光明、幸福，只有在解放區才能得到，現在我已到了陝甘寧邊區，得到了自由，然毅然跳出特務泥坑，欲在貴報控訴國民黨陷害青年，派遣特務破壞邊區的罪行，並要求全邊區軍民一致起來，共同反對反動派特務的破壞。想此，爲了保衛邊區安寧，貴報定能給我以幫助。

我名賀三麟，字東夫，今年廿四歲，原籍山西臨縣人，現移居榆林城內。父名天申，過去爲臨縣紳士。叔伯大哥賀三多，在邊區任中央療養所所長。叔伯大姐是邊區保安副司令員的愛人。還有叔伯三姐與親妹妹賀東平也都在邊區工作。前者是關中地委組織部長的愛人，後者是新四旅供給處政委的愛人。還有個姪女，在邊區保安處工作。

民國廿八年十月，我爲了學習抗戰理論與知識，曾一度到雲陽找我大哥賀三多，經他介紹入安吳青訓班。翌年搬到延安，秋收後，分派到綏德進行實習。由於家庭的招喚與自己年幼無知，即請假回家。這時，我父母都到榆林來了。

但這些革命的社會關係與自己的革命經歷，誰知道都成了特務陷害我，要我利用這些關係進行反

革命行爲的條件了。我本想安分守己做一個中國的公民，我在榆林已入商界經商，但特務是不會放鬆這樣一個有利他們進行卑污手段的對象的。結果我在他們三次威迫下，陷入了泥坑。

今年舊曆七月十八日天黑的時候，我從一家商店交款回來，走到肉絲巷，遇到一個特務叫劉國忠，他過去曾在楊虎臣時代閻揆要部下當過見習官。後面跟有四個便衣。他們強迫把我叫到常關巷五號，晉綏陝邊區司令部調查我。這是軍統局的特務機關。進門時，劉國忠給了我一封信，是鎮川特務連璧寫的，上說：賀三麟，年廿四歲，山西臨縣人，賀子巽之子，賀是晉西北名流；並說我是可靠青年等語。連璧山西忻縣人，曾在臨縣當過區長，他瞭解我的家庭。這時我才知道是這個壞種陷害我的。進去見了調查室代主任，軍統局榆林特務大頭子郝杰三，他讓我坐下，問我說：『你最近作什麼？』我回答他『還是作生意』。又問『你和閻揆要是什麼關係？』我說是『親戚關係』。他說。『以後你要給我們做些工作，只要工作做得好，三百萬，五百萬，不成問題。』我說『我離不開家，家庭要我照顧。』就拒絕了他的要求。他最後說，『你回去好好想想，以後我們再商量。』我回去後，心裏害怕的很，卽到我父親的朋友家裏躲了三天。但第三天回家取衣服走到紙舖巷口，又遇見那個特務。他說『我們主任請你』。我知道跑不了，只好第二次見郝杰三。他說：『你想好沒有？只要工作有成績，我們叫你當武裝還鄉團的負責人。』並給我帶了好些高帽子，說將來如何有官做，有錢花等等卑鄙醜陋威脅利誘的話。但我們拒絕了他。第四天晚，他又派人叫我去，一見面就出派我來延安並，說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給我的任務是：利用延安所有社會關係進行活動，並要我住在閻揆要司令員家裏，把聽的，看到的和所能偷到的材料和文件寄給他們。並要我在延安給綏德到鎮川堡沿線建立據點，歸我負責。這時期還要調查：沿路都有些什麼機關？沿路有些什麼工事，和人民的情緒如何？調查延安飛機場及來往飛機情形，飛機是那一國的？調查一般人對美國的認識是否情感上起反

感？延安有什麼工廠？廠長是誰？出產些什麼？產量如何？幹部的調動情形與毛主席是否離過延安等等。

並給了五萬元法幣，着我即日動身，否則對我家庭將有不利。我在特務淫威下。於舊曆七月廿七日從榆林出發，沿路有人跟送。到了鎮川堡北門，又有人等我。見了特務連壁，談的和郝杰三一樣，並約定通訊辦法，是寄送解放報在紙上用漿糊寫字。第三天我們以商人面目到了邊區住在綏德通濟商。走了三天，到達延安。

這就是我被特務陷害的經過。現在我把它公佈在大家面前，願在大家幫助下做個好公民，堅決反對國民黨特務陷害青年破壞邊區，屠殺人民，出賣祖國的罪行！

解放日報

九月十五日

解放區日俘的坦白與改造

美·富爾曼

共產黨治下的地區，根本沒有俘虜集中營。中日戰爭爆發時，共產黨聲明『不殺俘虜』『優待俘虜』及『釋放願回原隊的俘虜』等方針。自戰爭開始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共產黨所捕捉的二千四百零七名的日本逃兵及俘虜之中，除了志願留在延安的三百二十二入外，其餘的都被放回原隊，或秘密回到淪陷區，然後大概是以偽造的護照回日本國了。

留在延安的三百二十二個俘虜，都有完全的個人自由，並且又都是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會員。日本人民解放聯盟——以後簡稱日聯——本部，設在延安中心一個峭壁上的幾個完備的防空洞裏，日聯雖然是依靠共產黨八路軍底物質援助，但是，本身却是一個完整的獨立機構，日聯底領袖是岡野進，他的真名叫野坂鐵。他是一位有名的日本共產黨革命家。他在華北作了多年的地下工作，最近才到了延安。

這個以日本兵組織成的團體底目的，是打倒日本軍閥及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現在已經有不少的革命志士爲深入日本防線煽動不滿及暴動而犧牲了。

……

我們可以從日本高級將領對付日聯的辦法，看出他們對日聯的想法。他們在華北日本兵之間散佈了謠言日聯人員爲欺詐師及叛逆者的反宣傳，並且還訓練了很多特務，故意逃脫或故意『被俘』，藉以混入日聯，煽動內訌，誘拐會員及刺殺領袖。

我訪問延安時那裏正有六位這樣的特務，他們都是自首的特務，他們隨意坦白地說出一切。大個

二十四歲的谷川尙行是其中的一位。他對我說，他是被強迫來暗殺岡野的。谷川是從一家貧農被徵入營的，他在駐屯於華北的鈴木第四獨立旅當一名小兵。有一天，北川旅長把他叫到旅部，並且笑容滿面地讓他喝啤酒，咖啡及吃菓子。旅長告訴墜入五里霧中的谷川道：我有好消息告訴你，那就是你升官的良機來啦！你喜歡不喜歡升官呢？谷川大吃一驚，連話都答不出來了。他從旅部退出，幾天後他又被召到旅部。這回旅長可開始商談買賣了，他們吃了一頓豪華的飯後，旅長告訴他說，他已被選任特種光榮的任務，就是，他要受間諜訓練，再故意給八路軍抓住，然後混進日聯。假使他完成了這個任務，那麼他的工作就與一個師的工作有同等的價值。而且在大功告成回來時，他就要受勳，進級領賞及長期休假回家。萬一失敗了，他底家族將受到特別保護，並且在鄉裏受人尊崇。

谷川說在最初他自己真迷糊了。他不能理解：爲甚麼一個小兵被選任如此重大的任務。後來他才恍然大悟，正因爲他是一個小兵，所以旅長才不惜將他葬送在如此危險的工作裏。當然他沒有選擇的自由，長官的要求就是命令。

因此，谷川便進了山西省的一個特種學校，在那裏，他與其他和他同樣的十五個人共同受訓。他受了四個月的訓，他學習了打暗號柔術及不以武器而殺人的各種方法。在政治課程方面，學校告訴他們說：中國共產黨是受斯大林底直接指揮的，他把中國共產黨當作傀儡，以資征服日本及全部遠東。學校當局更告訴他進入共產區之後，要與漢奸合作，以脫帽皺眉及捏鼻子等簡單暗號傳達諜報；假使被抓住了，他要僅僅承認一部分，無論在什麼場合也不要怕八路軍，因爲八路軍素來是不殺俘虜的。

谷川笑着說：『當時這真使我吃了一驚，因爲他們會屢次說過共產黨是把俘虜活活打死的。』依照擬定的計劃，谷川就『逃』進了共產區。八路軍偵察隊把他捉住，帶到一間小木房裏。他在

那個小木房裏看見了蔣介石底肖像，他想了一會，以爲自己是被中央軍捉住了。『但是，』他對我說：『當我看見在另一面牆上掛着毛澤東底肖像時，我馬上就知道我並沒弄錯。可是當時我却不知道究竟那是怎回事。』

八路軍把他送到延安，他自動請求參加日聯。岡野說：『當然我們幾乎在最初就嗅出他是個特務。我們從頭到尾把他底來歷清查了一篇。他言語支離，自相矛盾，但是我們也不作聲，我們只是嚴密地監視着他，使他根本就沒有執行陰謀的機會。』

在延安的六個日本間諜之中的另一個，是年輕的荒田。他經過四個月訓練後，於去年『被俘』了。他來的時候，在懷錶裏藏着一個強性的炸彈。他打算用它炸死毛澤東或朱德。他更在褲子底開口裏放了一小瓶毒藥，作爲同樣目的之用。但是他根本就沒有機會來使用兩件法寶。某天，當日聯大會討論別的間諜底罪行時，他決定自動地自首。使他吃驚的是：在他還沒自首之前，日聯早就知道他底秘密了。他笑着對我說：『真的，關於這一點我並沒在意。我對我的工作根本就不熱心。』

『古田建次僅僅在我訪問延安前幾個月才『逃』過來，他也承認自己是爲刺殺岡野而來的。』岡野冷笑道，『我在精神上受了不少的威脅。』

談吐溫和的岡野，今年已五十歲了。他是日本共產黨創始者之一。他整個的生涯全致力於革命了。他在幼年便喪失了父母，以後便是他哥哥照顧他。他先進一個商業學校，然後又進了慶應大學。他受了俄國一九一八年革命底影響，他先到俄國，然後又到英國。他在英國講演幾次後，英國偵探便暗中通告他說英國不歡迎他。他離開英國而赴法國瑞士，德國及俄國。以後他又重回到日本。他到達日本不久，便被捕入獄了。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他失去了力量。從那年起在一九三一年止，他底大部分人生都在監獄中過去了。最終，他從日本又逃到蘇聯。一九三五年他被選爲第三國際底執行委員。

一九三七年他潛至華北作地下工作。一九四三年他爲改組反戰同盟而來到延安，他把當時僅由一些熱心而無經驗的俘虜們所組成的，幾乎無目的的反戰同盟，改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反軍閥的革命團體。

日聯底計劃是很大的。它向日本軍呼籲立即停止戰爭，打倒軍閥及建立民主政府。它更要求在平等與真正共榮的原則上與外國建立友好關係。它主張懲罰『瀋陽事件』、『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挑撥者。其餘的信條就是：馬上計劃復員及解除在純粹自衛程度以外的武裝；實施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措施；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允許所有年齡在二十歲以上者有選舉權；並召集國民大會以制定一個民主的憲法。

所有的日聯會員都進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經過一年半訓練後，他們被派到前線作各種工作。工農學校與延安其他的各機關相同，是設在一連的洞穴中。它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它最初的目的糾正俘虜以爲這次戰爭是日本底神聖戰爭的錯誤觀念。工農學校底畢業生，以日本語耐心地向學生解釋這次戰爭的眞正性質，及日本在這次戰爭中所扮的角色。正式課程有國際情勢分析，國內情勢分析，世界地理及經濟學入門。工農學校更採用間接比擬教法。這裏教法就是：分析法西斯主義及希特拉底『歐洲新秩序』的夢想，藉以與日本軍閥底『大東亞新秩序』對照比較。

現在。工農學校已置重點於鼓舞並發展個性及創意方面，以便在戰爭中反抗軍閥及在戰後的民主日本實行革命工作。除了政治經濟歷史及社會科學等講義之外，他們更學習普通常識以提高知識水準。每人每月須當同學面前審查及批判自己底工作一次，同學們互評優劣而予以應得的讚賞及應受的譴責。

他們非常注意實際工作。他們費很多時間寫傳單及編報紙。他們孜孜不倦地去宣傳或呼喊。直至

一九四三年春止，延安每禮拜向日本廣播兩次。不但使華北的侵略者能够收聽而且傳日本國內人民也可聽到。後來因爲技術的問題，對日廣播便停止了。現在宣傳材料是寄到前線或用李爾氏電碼打到前線，供給在戰場上活動的日聯工作隊去散佈。

工農學校底學生在延安不但可以出席各種盛大的公衆集會，而且還可以發表演說。他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森健已被選爲邊區政府底參議員，同時中小路被任爲延安市的市參議員。依照八路軍優待日本人的原則，工農學校的學生比一般的中國兵能得更好的配給。例如；他們不領包穀而領白麵，每個月的肉的分配量是六磅，比八路軍多一磅八盎司，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如牙刷，牙膏，手巾，肥皂及香烟等都是大量供應。他們自己養雞，並且自己還做『日本菜』吃。他們不參加生產運動，可是他們却自動地每天以幾小時的工夫來紡織，建築或種菜。他們是熟練的玩具製造者，他們做出的玩具在延安有良好的銷路。

當我第一次訪問工農學校時，出席的七十餘名學生排成軍隊隊形，同時他們底發言人發表聲明說：『我們隨時準備與美國及其他盟國並肩作戰，打倒日本軍閥。爲着推翻將我國導入悲慘及墮落之途的軍閥們，我們準備犧牲一切。』

在會客室裏，陳列着學生們底活動成績及詳細的統計圖與統計表，呼喊隊及電話隊的沙製模型；已散佈給日本碉堡守備隊的傳單，小冊子及報紙的標本；將內容擺在外面的『慰問袋』；此外還有一桌子戰利品，主要的是一個兵帶在袋子裏的個人用品如護身符，筆記本日記簿，領章及印着現代電影明星像片的發亮的明信片。

清清楚楚地畫着日聯底工作成績的統計表告訴我們：在過去數年間，日聯會員已增加了80%，在前線作宣傳工作而犧牲的會員爲19%；34%的會員在未入軍隊以前是工場勞動者，22%是農

民，12%是商人，其餘的88%是由事務員，工匠及漁夫所組成，但是其中却有四位牧師。會員的78%是步兵，6%是高小畢業生，1%是中學畢業生，有兩位有大學畢業文憑的。他們對於他們與日本內地人民的配給比較固特別自豪。除了米——華北人不吃米而吃麥——之外，他們底供給標準都比日本國內人民配給多。

學生們很喜歡講他們自己底經歷及他們底工作。他們對於他們底工作是非常自豪的。小山少尉告訴我，他如何教中國兵使用鹵獲的日本砲。中島教建築。山田——一位日本軍中的軍醫助手——現在與八路軍軍樂隊在一起工作。島田是拋手榴彈的專家。他非常稱讚八路軍的適應性。吉田告訴我一些關於他自己所作的呼喊攻勢的故事。他說：『近來日本軍當局正以富於宣傳性的新聞迷惑士兵。他們一點兒也不信我們底關於同盟國在歐洲及太平洋方面勝利地報道。最後我們指出無論他們關於日本及德國底勝利聽到些什麼，但是一般報紙上所載的地名及地誌，已顯然地證明了軸心國已『勝利地失陷了領土。』

吉田伍長——一個被包圍的連底唯一生存者——在一個經過十天戰鬥的末了一天被俘虜了。他企圖切斷咽喉自殺，但是他切得不够深八路軍把他救起來恢復了他底健康。（他指給我看他頸上的傷痕，別人都笑了。）他恢復了意識之後，他就要求八路軍把自己殺掉，因為他恐怕八路軍把他救活之後再加以殘酷的示衆式的侮辱及毒刑。可是，事實正是相反，他不但沒被侮辱，反而受了最良善的最富於交情的待遇，這個使他大吃了一驚，後來他才漸漸理解了八路軍對俘虜的政策。

差不多只在六個月前才被捉住的片山，告訴我一些向彌堡作呼喊攻擊的故事。他說：『起初，我們以為日聯工作人員都是叛徒。又因為八路軍送我們慰問袋，所以我們更以為八路軍是非常奇怪的軍

隊，我們之間時常彼此談諧地說：假使一個日本兵投到八路軍那邊時，八路軍將使他當一個高級軍官，統率八路軍底軍隊。我們打了一次敗仗後，這個笑話越說越像了，因為我們大家說：『八路軍是由投過去的日本人統率的，所以我們打敗了。』

中小路靜雄告訴我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他以前是某部第四連的小兵。第四連與八路軍打了很多次仗，但是，每次他們都死四個人。『四』字在日本也是『死』的意思。因此，他們底連長把『第四連』改爲『宏連』，『宏』是連長底名字。但是在次一回的戰鬥時，不但慣例地又被打死了四個人，而且連宏宏大尉都被打死了。其中尉繼宏宏大尉當了連長。但是在次一回的戰鬥中，中尉與其他四個兵又被打死了。事到如此，那個連便開始怕起來了，以爲八路軍有什麼神密的力量。因此士兵們便開始嚷有病，最後那個連便從那個地區被逼撤退了。那個連撤至內蒙某前線之前與八路軍作了最後一次戰鬥，在這個戰鬥中中小路便被打傷活捉了。

有幾個學生坦白地承認他們曾殺了中國平民。關於這一點他們埋怨他們底軍事訓練。日本軍閥告訴他們：中國人比鷄犬還不如，日本人是超越的神底選民。他們不但自由在地講這些事，而且他們更詳細底寫下他們自己以及其他日本兵底殺人放火行爲。有一天解放日報整整用一大面發表了這些故事。下面就是一段典型的敘述：

『一九四一年伊關三十六師近藤二百二十三團第三營田中連在山西 Nanjing 駐防時，有一天捉住了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俘虜。誰都能幾乎一眼就看出他不過是一個無知識的小販。但是我們連長却硬說他是個間諜，然後便把他交給醫生，給他上刑。醫生叫他脫掉上衣，仰臥在地上，把一支滿裝着水的注射器灌水進他底肺裏，然後便抽出來一官鮮血，從他那叫喊的口裏也是鮮血直流。連我們自己的人也不忍看這種情形而躲開了，只有醫生却一面冷笑，一面給那個小販灌涼水，他昏過去時醫生

便用藥再使他蘇醒過來。最後那個人死去了。那位殘酷的醫生也收拾收拾器具走開了。」

另一段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被派到北平西南長辛店軍犬訓練所工作。有一天訓練所把五十多個中國平民帶進四週圍以高牆的院子裏。加藤少校命令我們順着牆排好。我們站好之後，他喊道：『小石軍曹，突擊開始！』小石便把院子的門一開，一羣牙齒銳利的軍犬便跳了出來，一直對着那些中國人底喉嚨撲過去。他們呼天號地揮着拳頭打狗，但是那裏能把那羣惡犬打退呢，人身上濺出的血只能使軍犬愈發狂暴。那些軍犬名符其實地把他們碎屍萬段了。最後那些中國人便屍首破碎地死在地上了！飽餐了一頓的軍犬也被領走了！」

有一位叫田島的寫了第三個故事：「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九獨立混合旅三十九營第三連在山西省忻縣駐防有一天小野少尉告訴我們：『你們從來還沒殺過人，所以我們今天要行一個殺人練習。你們不要把中國人看作人，必須把他們看作比貓狗都不如的東西。拿出勇氣來，志願練習殺人的向前來。』一個人也沒動。中尉不禁大怒，喊道：『你們這羣鼠輩，你們誰也沒資格自稱為皇軍，沒有人志願嗎？好！我下令好了！』他開始喊出大谷，古川，上野，田島等名字，（我的媽！我也被點上了。）我以顫動的子，（拿起上着高刀的槍，慢慢走到站在坑邊上的已嚇得面無人色的中國人面前，（那個坑就是他自已給自己挖的墳墓。）中尉幾乎用着患癡斯的里亞的罵聲指揮着我。我在心裏求他底饒恕。然後我把眼睛一閉，耳裏响着中尉的罵聲，一下子就把那個已嚇如死人的中國人刺殺了。我把眼睛睜開一看，他正滾下坑裏了。我對自己說：『殺人兇手，殺人罪犯！』

我知道這類插話是令人非常心痛的，但是因為它是中國淪陷區的每個日本兵底經驗的一部分，所以我繼續將它引用出來。

「一九三九年六月，我隨着本間師渡國大原營在綏遠寧夏邊界作戰。有一天我偶然看見佐久間軍

曹和島津伍長從一個小板房裏拉出一個老頭一個少婦和一個小孩。佐久間與島津交頭接耳地說了一會兒之後，便拿出手槍對着老頭說：『你與你的女兒性交一下』然後他們便剝去老頭及少婦底衣服逼着老頭和他底女兒性交。但是，那個老頭却咒罵他們反抗他們。結果他們一槍就把他打死了。隨後他們就從少婦底懷裏把小孩搶開，他雖然慘叫不止，但是他們都把她摔在地上，而且還把亂紙塞到她的生殖器裏。』

那張報上載了十幾篇這樣的故事。我知道像這樣慘無人道的事不是發生了一次兩次，實在是發生了千百萬次。但是什麼東西促使這些日本人叙述及寫出這些故事，那只能由精通東洋心理學的人來解釋。我解釋不了。

國民黨特務怎樣陷害青年

陳世民

——第七中美特訓班的內幕

我是一個被國民黨特務所陷害的青年，抗戰中也曾做過救亡工作，爲祖國而奔走呼號。後因失去救亡工作的崗位，茫茫無所依，受愚騙而投入到特務的魔手中去——走進第七中美特訓班。受了幾個月特工訓練後，便輾轉而來淮南解放區，經共產黨數月來之寬大待遇，與真理之薰陶，才認識了國民黨特務政策的惡毒陰謀，才真正了解到共產黨的光明磊落。每回思已往，特務的猙獰面目與醜惡神態似乎猶隱約可見，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但一想到自己已立身於民主解放區，於是我的生活勇氣又百倍的提高了，對人間又開始感到有溫暖的氣息。現在我就趁着這靈魂復活的當兒，來把東南第七中美特訓班，作一個片斷的介紹，讓全淮南以至全中國的人民，看一看國民黨反動派，如何的在大批訓練特務，如何的在陷害廣大青年，如何的在夢想着用特務來統治一切，把中國拖向黑暗的深淵。同時這篇東西也作爲一個失足者的我，向國民黨反動派所發出底悲憤的控訴吧！

東蓬——特務的魔窟

在福建建甌縣東面四十里的大山中，有一個人烟稠密屋宇儼然的古老村莊，——東蓬村。這個村莊前面流着一灣泉水，後面依襯着葱茂的樹林，四週是萬山環抱，處處是柳暗花明。村上古式的祠堂頗多，大者可容千人，村人生活淳樸，經濟上大都自耕自給，少與外人來往，宛如一個世外桃源。

自從特務頭子戴笠看中了這個地方以後，第一步便在這恬靜的村莊，建築起慢性的屠殺場，——集中營。於是無數的青年，就成爲這世外桃源裏憂鬱的「游客」了。夜間淒厲的慘叫，震動着幽靜的

空谷，長年的屍臭，充塞住人們的呼吸，美麗的東蓬，變得醜惡了。

但戴笠還不以它做中國的特烈勃林卡爲滿足，他認定這個地方，還有更重要的用途，於是就大興土木，營造新屋宇，建築起一座特務的製造廠來，——中美特訓班。戴笠認爲這樣一來，特訓班不但有了人員的來源，——從集中營逼迫一些遭難青年來受訓，而且也有了實習場所了。但是，戴笠這個聰明的創作，是宣告破產了。因爲身受特務毒害的青年，有誰還願意再拉別人去充當特務，做出賣良心的事情呢？而到集中營去實習的學員，大多數是良心未死，不願下毒手的。這樣，戴笠就不得不施展騙術，到各處招搖撞騙，吸收一些純潔幼稚的青年，來作爲特訓班的「新血液」了。

騙人的廣告

特訓班的學員，除了少數是原來的特殊人物外，其餘大部份都是欺騙或強迫抓來的知識青年，而我就是被漂亮的招生廣告所騙去的一個。

我從前是上海仁豐染織工廠的一個見習工人，八一三淞戰爆發，就參加了救亡工作，上海淪陷後，流亡到江西，初在第三戰區政工大隊任區隊長及政指，後又到蘇南運糧合作站當職員。因我生性耿直，稍有正義感，所以見到社會上的黑幕，即發牢騷；長吁感慨，於是引起了上峯的疑忌，……被革職。失業後，四顧茫茫，毫無憑依。乃於去年到江西廣豐訪友謀事，未成。正在彷徨之際，偶於街頭看到軍委會幹部訓練學校（中美特訓班對外的名稱）招生的廣告上面寫着：「本校宗旨：爲適應盟軍反攻之需要及培養建國人材爲宗旨。待遇：與青年遠征軍相同。畢業後由校方按其考成績與能力，並聽其志願，分配到浙東蘇南一帶（即指新四軍解放區）做適當工作。……」一個失業的我，看了這樣的漂亮廣告後，自然是喜出望外，馬上去報名參加考試了，不知怎的，也就很順利的在「金榜」上題了名。這更使我興奮了，以爲自己不但已經找到職業，而且也有爲國盡力的機會了。

於是，我整理行裝，欣然的前往東蓬。

餓着肚皮強迫勞動

到了東蓬以後，使我大大的失望了。首先是在生活上感到莫大的痛苦。一天是兩餐飯，飯又煮得很少，每餐都搶擠得不開交，人頭上，身上，地上，處處都是掉下的飯，有時爲了爭鍋鏟子，而互相口角，互相扭打，以至掏出手槍動起武來，我是一個新來的學員，加上體力也很孱弱，不敢同他們去「衝鋒陷陣」，只得忍點餓，帶着半飽的肚子，走出飯廳。不到三天，我的身體就顯得瘦削了。

飯吃不飽是小事，每天還有半天的「勞動服務」。修房子，築圍牆，鋪路，樣樣都來。如果這是爲了公共的利益，或生活的改善，那大家是勞而無怨的。可是，我們這種繁重的勞動，完全是爲了中飽隊長個人的私囊。上面本來是發建築費的，而隊長先生就利用我們這無償的勞動，來替他完成所謂「宏大」的工程，幾十萬元的建築費，就要進自己的腰包了。並美其名曰「勞動服務」，真不知「勞動服務」四字作何解？

隊長爲了強化我們的勞動強度，他每天都親自出馬，手執皮鞭，像工頭一樣來監工。如果有誰勞動不力，他先是一聲怒喝，繼之皮鞭就要在頭上飛舞了。因爲他知道這樣對付自己的嘍囉們，是沒有問題的。大家由於腹空體乏，都是拖着「一付疲憊」的身軀無精打采的工作着。但因懼於隊長的皮鞭，也得不裝出一點神氣。當我回憶起昔日在工廠時的情景，就覺得我現在所身歷其境的簡直不像一所學校，而是一座吃人的工廠。所不同的，僅僅是政治性的罷了。它不但要剝削你的勞動，而且還要剝奪你的靈魂。

恐怖！恐怖！！恐怖！！

有人以爲特務不許人民有自由，而特務自己大概是可以無拘無束的自由一番了。這是不知道特務

內幕的人的看法。其實特務自己又何嘗享有自由權利呢？因特務頭子要統治一羣小特務，必須要用盡裁恐怖的手段，才能奏效（這一點和統治人民是一樣的。）就拿特訓班來說罷，在開學時除宣誓：「服從領袖」「消滅奸黨」「保守秘密」「違者處死」等誓詞外，還規定出一套駭人的規則來：「兩人不准交談。一人不准行動。不與外人接見，不與外人通訊。互相監視，互相檢舉等」。這些規則宣佈後，下面當然是百分之百的遵行了。但特務頭子認為依靠這些規則，還不能鞏固自己的陣營，就兼施檢查與考查兩種辦法，來補不足。所謂檢查，就是平時對行李宿舍等施以公開檢查與秘密檢查，——派核心份子秘密的把你的一切東西搜查一遍，事後人不知鬼不覺。所謂考查，就是對每個人的言論、行動，都加以考核。這種考查，不知斷送了多少性命！比如你在討論會上發言積極，他們會懷疑你是「思想劇烈」份子，如果抱沉默態度，他們又會懷疑你是「思想不純」份子，當你被他們注定位為「不可靠」或「別有居心」份子時，那就有被「分配工作」的危險了。（以分配工作為名將你調出去暗害掉。）

去年我們班內有一個姓胡的同學，因對這種恐怖生活太厭惡了，後悔不已，常發怨言，並向校方當局要求退學。這個要求不但未被准許，反而送掉了自己的生命。記得是一個春雨連綿的黑夜，大家都熟睡了，寢室內靜無聲響。突然間走進了兩個特殊人物中的特殊人物，他們叫醒了姓胡的同學並說：「工作需要你馬上離校，隊長找你去談話。……」這時大家都從夢中驚醒了，姓胡的聽完了他二人的話，遲遲的不能起身，只迷迷糊糊應了幾句聽不清的話，聲音裏帶着顫抖。此時我想姓胡的一定是預見到自己的不測了，以致恐懼得口齒不清，並想儘量的多延長一分鐘的性命！然而這有什麼用呢！兩個催命鬼看他有些遲疑，便不斷的催促他迅速行動，姓胡的終於被架走了。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未見他的蹤影。但誰也不敢探問他的下落，大家只以漠然的眼光，相互示

意，在內心中都存有鬼死孤悲之感。

殺氣騰騰的組訓陰謀

從中美特訓班的名字上，就使人感到殺氣騰騰，陰霾森森了，同時也就會令人想到他的訓練性質和訓練目的了。東南第七中美特訓班和其他的中美特訓班一樣，是由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和美國特務機關共同創辦的。是以中國的「人材」和美國的技術相結合，爲其組訓方針的。班主任是特務頭子戴笠，副主任是福建公安局長林超（林爲該班實際負責人。）並聘有美國教師七人，傳授近代化的特務技術。全班共分三個大隊，各隊的訓練目的，有所不同。活動的方式，交因具體任務之不同，而各有其特點，現分述於後：

第一隊叫政治工作隊，實質上是屬於政治特務。學員有二百餘人，大多數是大學生、中學生及失業青年。訓練目的，是培養政治特務的。畢業後分配到東南各地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內去工作，並深入到鄉保甲各基層行政組織裏去活動。以指導員、幹事、助理員等面目出現的。其任務：第一，建立核心組織，監督各機關團體內的人員的言論與行動，從中檢舉所謂「思想不純」份子，防範「奸黨」活動等。第二，操縱各種社會團體，及黨政機關，準備在開國民大會時，把持選票，包辦選舉事宜，以便達到欽定候選人均能當選的目的。這一批特務是受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直接領導的。最近在大後方一連串的市選鄉選醜劇，大多是這批仁兄們所一手扮演的，國民黨反動派離開這件法寶，還有什麼把握在國大選舉時被人民選舉爲「代表」「主任」「委員」呢？我們這批「特種學生」訓來訓去，不過要訓出這一點特殊的「偉大」作用罷了！

第二隊爲特工隊，在性質上是憲兵特務和特情人員的混合體。學員有三百多人，成員大多是退伍軍人、兵痞、流氓，也有一些原來就是特殊人物的知識青年。訓練目的有二：一部份人做交通特務象

憲兵特務（不是憲兵名義），分發到東南各地的交通巡查總隊，與軍委會海陸空統一檢査處（站或所），以職員面目出現去活動。其任務是控制交通要道，（過去在大後方連國民黨要員坐飛機和坐火車，都要由戴笠批准，就是這個道理。因爲戴笠是兼海陸空統一檢査總處的處長。）限制人民行動自由，並在來往行人中，進行偵察，發現「可疑份子」。有時也到旅館飯店去檢査，企圖破獲「奸黨」人員的。另外一部份是幹練可靠份子，及「忠貞黨國」的「同志」，則分配到敵區或「奸區」去進行內線活動，獲取情報，打入上層，甚至建立點線作長期隱伏。這一批特務是受軍委會調統局領導的。

第三隊是軍事技術隊，可以說是武裝特務。學員有四五百人。成員都是從三戰區各部隊調來的下級軍官，或是招來的落伍軍人，訓練內容，是教授新式武器使用法，及突擊戰術之研究。新式的殺人武器，有卡通步槍，有湯姆式手提機槍，有火箭砲，有軟性的白色炸藥，威力較大。（去年八月爲了阻止「奸軍」進入杭州，就使用此種炸藥把錢塘江大鐵橋炸毀的。）此外，還有新式的通訊器材，及小巧玲瓏的無線電台，收發電非常簡便，大都是深入「敵」防區作偵察之用的。這個隊的訓練目的，主要是組織中美突擊先遣軍，向「奸區」進行軍事進攻的。其中一小部份人是作軍事情報工作的。去年在西安組成的華北中美突擊先遣軍，就是屬於這種性質的。他們同樣都是充作反共內戰的急先鋒。

我．．．．．不哭，我要抗議

我不忍再寫下去了，我不知道中國一大批純潔良善爲「找出路」而「找出路」的青年們，爲什麼會遭到這樣「特殊訓練」，曠古未有的災難，難到攜帶「卡通步槍」「白色炸藥」，學習「突擊戰術」，就叫做「培養建國人才」嗎？誰個不是父母的孩子，誰個不是中華民族的兒女，誰個不是有血

有肉的人，難道我們命運安排着，見不到光明，而要在陰風慘厲的魔鬼圈套裏，幹那些不是人幹的勾當，天天想暗害別人，而恰恰又是天天在殘害自己靈魂，昏天黑地的幹一輩子嗎？

我要哭，我哭不下去。我悲哀，我憤恨，我爲一切與我同樣遭遇這個殘酷命運的朋友們悲哀憤恨！我想通了，我不能白白地讓魔鬼把我糟蹋了，還要獻一個萬世子孫受人臭罵的「特務」名聲到墳墓裏去！

我是人，我到底還是一個人！人有人的靈魂，人就該走人的路！我在「特務」系統裏所幹的罪惡，固然有責任，主要地還是中國法西斯魔鬼的罪惡！我沒有對他留戀，掩飾，保守秘密的必要，我要大膽地把這醜惡的黑幕撕開，讓全中國，全美國，全世界一切有良心有正義感的朋友們，一切人道主義的善男信女們，來看看中國反動派這樣兇險，殘酷無比的心肝和面目！

我再不懼怯了，我不能用眼淚來彌補過去的損失，我要勇敢地撕毀過去，走向將來，走向我應走的道路！

這是我的懺悔書，也是我對反動派的嚴重抗議！同我一樣受害的朋友們，我希望你們熱烈地參加這個抗議。

——警察彙日報，一九四六年六月

蔣特罪惡的一鱗半爪

齊開章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東西最野蠻，什麼地方最黑暗，中國人民的公敵是什麼的話，那我便會無須思索地答道：蔣介石特務機關及其特務統治。

我曾經是其中的過來人，由於天良的發現，我走出了那萬惡的地獄。現在每一回憶，便不禁毛骨悚然，而且傷心追悔！在這裏我所要說的所要向全國人民揭露的，便是蔣介石特務機關的一些黑暗內幕：地點是西安，時間是一九四〇年秋至四一年夏。當時我在西安省黨部調統室任特務隊長，曾目睹和參加了許多次逮捕、審訊、用刑等失却人性的『工作』。此外，當時那裏的所有『犯人』都由我負責管押。這些人中，有學生、工人、教員、公務員、及急公好義的士紳，他們是被加上『思想不純』、『奸黨份子』等臭須有的罪名，身受着各種慘刑和虐待，其中大部份的人，在我進邊區的時候還被關在秘密監獄或勞動營內。

當時經我親手管押的『犯人』，約在二百名以上，爲了節省篇幅，這裏我只把印象較深的一些事實寫出來。爲了使讀者更易明瞭起見，在敘述具體事件之前，我先來介紹一下那裏的一般情況。

西安調統室的秘密監獄，在省黨部大門的過廳樓上，全樓共七間，裏面是全部通着的，在走廊的最末端有一個供『犯人』出入的小門。四零年秋天『犯人』最多的時候，樓上同時住着七十多名，另外還有幾個所謂『重要犯人』，被押在後院的軍人房裏。樓上沒有床舖，所有的人——無論男女——統統擠在早已揉成碎末的麥草上，每天早晨是四個人一盆臉水，至於洗衣服和洗澡，那是根本辦不到的。那些女『犯人』在月經來臨時，也只有東着手聽其自然。只有在『放封』的時候才允許出去大小便，所以『尿褲子』也就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因此室內的空氣非常惡劣，蒼蠅來了就不再飛

走，臭蟲和跳蚤的繁殖特別旺盛，有些「犯人」常是白天睡覺，夜裏便同那些吸血動物相周旋。當時在「犯人」中，會流着着這樣的話：「禁閉室，有三多：蒼蠅、跳蚤、臭蟲窩。」我當時的寢室是在禁閉室的樓下，夜間常聽着蒼蠅的嗡嗡，和隱約的哭泣聲驚醒。

大部份「犯人」是要過三次以上的刑審的，爲了不使外人聽到受刑的慘叫，刑室是設在一個深遠的地下室內，這個地方是省黨部後院防空洞的一角，面積約一方丈，四壁鑲於木板，室頂安着一條大木板，標上釘着兩個人吊用的鐵環子，經常垂着指頭粗的藤繩。牆上掛着皮鞭、竹條，地下放着上「老虎凳」用的大木凳子和十來塊整磚，角落裏靠着一根木槓子。這些東西之外，還蹲踞着一架使用電刑的手搖機。至於辣子水，「紅鐵棍」等，那是需要的時候才臨時去弄的。

對於一般的刑具，我想生長在中國舊社會的人大都曾經目睹或耳聞過的。這裏我特別介紹一下「電刑」：

電刑的製造和使用是這樣的：十至十五瓦特的手搖機一架，從手搖機的插孔裏扯出兩條七八尺長的皮線（或花線）用皮線末端的導綫繫上兩根頭號洋釘，再以兩根半尺長短的細木棒附捆在洋釘一起，洋釘頂端突於木棒之上，用時先將受刑者剃去衣服，吊將起來，然後以一人搖動手搖機，使電流通過導綫而達於洋釘之頂，另一人以雙手分持木棒，以洋釘之帽端向受刑的皮膚的任何部份加以點觸。這樣會引起強電流在人體內的反擊作用而發生劇烈疼痛，而在受到洋釘點觸的地方，便立即燒成兩塊死疤。

刑室多半是在夜間，爲了環境更加陰森恐怖，全室只點一支土臘燭，有時還加上綠色紙罩。當「犯人」一被帶上刑室的時候，三四個鬼卒般的執刑者，便故意踢弄着各種刑具，發出乒兵噹噹的聲響，並有人搖動手搖機，使你聽到一陣嚶嚶的怪叫……

此外，省黨部後院還有這麼兩間小房子，其中是專門收放『反動』書報的，當時我們把它叫做『言論禁閉室』，其中經常堆積着幾尺深的進步書報，但這些書報來路是源源不絕的，於是就在門外設置了兩口大水缸，把收來的書報拋在缸內，加水泡浸之後再用棍子搗碎，然後撈出來圍成紙團，團乾賣給造紙廠。這樣不但達到了政治上的目的，而且在經濟上也可增加一部份收入。現在，我再介紹幾個具體案件。

一、一封血淚信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天晚間，我在自己寢室裏檢查一個新到犯人的日記，其中發現了兩首五言詩。

一首是：

『少年曾自詡，雄心今何在？文案春秋易，妻兒凍餒哀。』

另一首是：

『顛倒今世事，無理這人情，黃鐘遭毀棄，瓦釜竟雷鳴！』

看了之後，雖然覺得作者有些傲慢自負，但也頗引起了我對他的同情之感，這是由於自己當時對於現狀也有些不滿的緣故。

這個新來犯人名叫裴漢平，河北人，曾畢業於北京大學政經系，由於不甘做亡國奴，於『七七』事變後帶着老婆逃到西安，不久又生了一個女孩子。被捕時他已經在西安某糧食局當了將近兩年的文書，由於不善鑽營，所以始終不得陞遷，這便是『文案春秋易』的來源了。當時他的老婆——一個半家庭婦女——帶着孩子住在南院門附近的一個小巷子裏，境況是很窘的。

他被捕時穿着一件深藍土布長衫，他那高身材，大眼睛，嚴肅的外表，文雅的談吐，一開始就給

了我一種本能的好感，而且經過幾次審訊之後，也覺得他並沒有什麼『政治問題』，於是就給了他一些例外的自由，如允許他給老婆寫信，及准其和老婆接見等，並常叫我房子裏作些私人閒談。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恩惠』，因此在他入獄一個月後，我們彼此間便有了相當的私人感情。

在這件案子沒有結束之前，我由西安調去宜川。在出發的前夜，我擅自把他帶出去看了一次電影，看完後還請他到館子裏喝幾杯話別的酒，席間他曾哭不成聲，這主要的並非因為我們的分別，而是爲他此次的遭遇傷心，況且這時他老婆和小孩的吃飯問題已發生了嚴重的恐慌。因爲在他被捕後，糧食局就把他的薪水停發了。

第二天出發的時候，我囑咐特務隊的班長姚漢琳，要他對我們以後的通信不要扣押。果然找到了宜川不久就接到他的一封信，其中有我永遠忘不了的一段原文是：

『……昨據姚班長告稱：弟不日將被送入勞動營內，果爾，則弟名錄於鬼簿也！顧念刑餘殘生，自不足道，惟拙荆孤弱無計，小女猶在襁褓，而囊無文錢之積，室無合米之蓄，他鄉流浪，舉目無親，今後不做娼妓，定做乞婆，言念及此，五內摧裂！淪陷區受外敵蹂躪，大後方遭暴政摧殘，身爲中國今日之民，何其不幸之甚也！弟一人之生死，固於國家前途無關輕重，可慮者，與弟同遭不幸之青年多也！』

當時我曾給他寫了一封回信，是寄給特務隊的姚班長代轉的，但事後却始終沒有見到回音。

二 一羣工人的遭遇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省黨部門前出現了幾個灰色丘八，他們是洛川黨務辦事處派來的解差，在他們身旁，還跟着五個穿便衣的老百姓，他們的主都反剪着捆在一條長繩子上，每人背上

縛着一個骯髒的、不大的行李捲。

他們都是來自邊區的，原來是邊區某地的裁縫工人，是帶着私人機器做包工的，現在我忘記是爲了什麼原因，他們走出邊區，不料一出邊區就被洛用的檢查哨扣住了，結果是帶的東西被沒收，人送西安調統室處理。解送他們的公文上說『來自奸區，形跡可疑。』

在解到西安後，首先是每人一次的『談話』，但在『談話』中並沒能使特務機關滿足，因爲他們並沒有承認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密探。在這種情況下，特務機關的唯一辦法便只有一個『矮』字，於是在他們解到西安後的第四天，便輪流着挨起架來了。

一個受刑者姓胡，五十多歲，矮胖身材，絡腮鬍子，是五個工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據說在『談話』時表現得最『滑稽』，因此也就『嫌疑最大。』

在一天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這個姓胡的老漢，在負責審訊者的監督之下，被幾個特務帶下了刑室，當時決定『先軋一槓子再說！』於是就把他的兩腿併起來放在長木凳子上，然後用一條麻繩，把大腿處和木凳綁在一起，再於腳跟與凳面之間橫插一根四五尺長的木棒，以兩個執行者各持木棒的一端用力往上一抬，另外的人便在那根下的凳面之間塞進一塊整磚，再抬時，又加一塊，數分鐘後，老漢的兩腳已和凳面成了四五十度的剪刀狀，大腿上的繩子已跟着陷入肉內，臉上的汗珠也越來越大了。開始時他還咬着牙一聲不響，後來可就忍受不住了，在一陣急烈的呻吟之後，便大聲叫喊起來。這時站在一旁的審訊者，把紙烟屁股往地下一摔，吩咐道：『軋！』兩個特務隊員便伸手拿過牆角下的木槓子，每人把住的一頭，中間橫壓在老漢的大腿上，兩人同時以騎馬式往上一坐，只聽『呀』的一聲，老漢把頭一仰張着嘴，上半截身子和捆在背後的兩臂發出一陣微弱的顫抖，聲息全無了。於是他解了下來，往地下一摔，接着就劈臉潑了半碗冷水，只見老漢發出一聲深長的呼吸之後，嘴邊亂

聲便開始蠕動起來，當他完全甦醒的時候，身旁的審訊者已有些等得不耐煩了，聲色俱厲的喊道：

『說不說？不說厲害的還在後頭！』

『唉！我說！說什麼？』老漢驚懼地瞪着兩眼。

『噢！我什麼也不知道！』老漢轉動了一下身子，喘着氣，斷斷續續地說。

『×你媽！胡說！』審訊者在聽到中間的時候就不能忍耐地咆哮起來了，向前走了一步，『通』的一聲，老歷肋下早挨了一腳。

『把狗×的吊起來！』

在審訊者的命令之下，幾個特務隊員七手八腳地把老漢拉到刑室中央，把他背後的兩手用繩上的繩子綁着，一聲『拉』，兩腳立刻離了地面，整個身子的一狀，變得像一個戲水的蜻蜓。審訊者用手向手搖機一指：『攪！』

手搖機發着嚙嚙的尖聲，審訊者雙手拿起置綫上的兩根木棒，用棒端的兩個洋釘頭在老漢眼前互相一碰，呼的一聲，散出了一片黃豆大的火花，接着就在老漢胸前及兩肋下亂戳起來，皮被洋釘點着的地方，立即冒出一絲白烟，吊在空中的受刑者，兩腳亂蹬，擺着頭連聲慘叫！一會兒，便由力竭聲嘶而至奄奄一息了！電力雖然逐漸增強，而老漢除全身不斷怕的顫抖，却也不見有其他反映了。這時全室已充停了被燒焦的人肉腥氣。

這五個工人被押了兩個多月。類似以上的慘刑，每人都受了兩次以上，但打來打去，却始終沒得出什麼像樣的『口供』。

三、反正就是這條老命

陝西省熱屋縣有個東鄉完小，一九四零年，那裏的校長是一位七十多歲的李老先生，他雖然也有些現代知識，但却只能算是一個半新的人物，譬如在他同學生們講話的時候，有時主張科學與民主，有時便極力讚揚周公孔孟等的『先王之道』，甚至還相當崇拜『曾文正公』。抗戰初期，在一個姓王的教員建議之下。校內曾訂閱過幾種主張抗戰的雜誌，如讀書生活、世界知識、中蘇文化等，並由這個姓王的教員在學生中教會了一些救亡歌曲，一想這些東西竟惹出了一場滔天大禍。

一九四一年二月，西安調統室接到熱屋縣特工負責人的一个報告，說該縣東鄉完小『有好黨活動』，其所據的事實，是『校內流行反動歌曲』及『藏閱反動書部』，並且開列了一個『嫌疑份子』的名單，名單中第一個就是那位七十多歲的李校長。

接得報告後，西安調統室即函令該縣黨部將所有『嫌疑份子』立即逮捕解省。

當我看到熱屋縣送來的『犯人』時，原來是一位白鬚蒼蒼的老者和四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後來我才知道其中一個是國文教員）。

開始，李校長被關在軍人室裏，第一次把他叫出來談話的時候，一進審訊室，便撲通往地下一跪，口裏大喊着：『冤枉：：！』這時旁邊的人像看了滑稽劇似的大笑起來，而負責審訊的王克平却認爲這是『裝腔作勢』。

經過一度審問之後，這位老先生的脾氣却漸漸變到暴躁起來，對於後來的兩三次『談話』，他總是一進審訊室門便大吵大鬧，把審訊的王克平弄得無可如何。結果決定用刑。

在一天夜間九點鐘，把李老校長弄下了刑室，將他的雙手交叉在胸前，然後用繩上繩子的一端紮

起來，並做出將要把他吊起來形勢，可是那位老校長却始終一言不發，閉着嘴，瞪着眼睛，這時站在一旁的王克平便說：

『怎麼樣？老先生？有脾氣請發吧？』

不說則已，這一說可真的把老先生的脾氣逗發了，他喘着氣，大聲嚷道：

『好，殺了我吧？反正就是這條老命……』

話猶未了，王克平已經暴跳如雷，一面罵着，一面手拉着繩子的另一端，用力向下一拉，只聽『呀』的一聲，老先生的雙足已離了地皮，再看時，已是兩眼半閉，張着嘴，呼吸斷絕了。於又放了下來，噴了幾口冷水，便見他的白鬍子漸漸地動起來，甦醒後，他一面咳嗽，嘴裏一面咕嚕着：

『噢！……噢！……七十不打，八十不罵！……你們！啊！暴政暴政……』

當我四一年四月被調去宜川『工作』的時候，這件案子還沒有結束，後來聽說那位老校長是被釋放了，不過是用擔架擔走的，而那四個一同被捕的學生，却都送進勞動營去了。